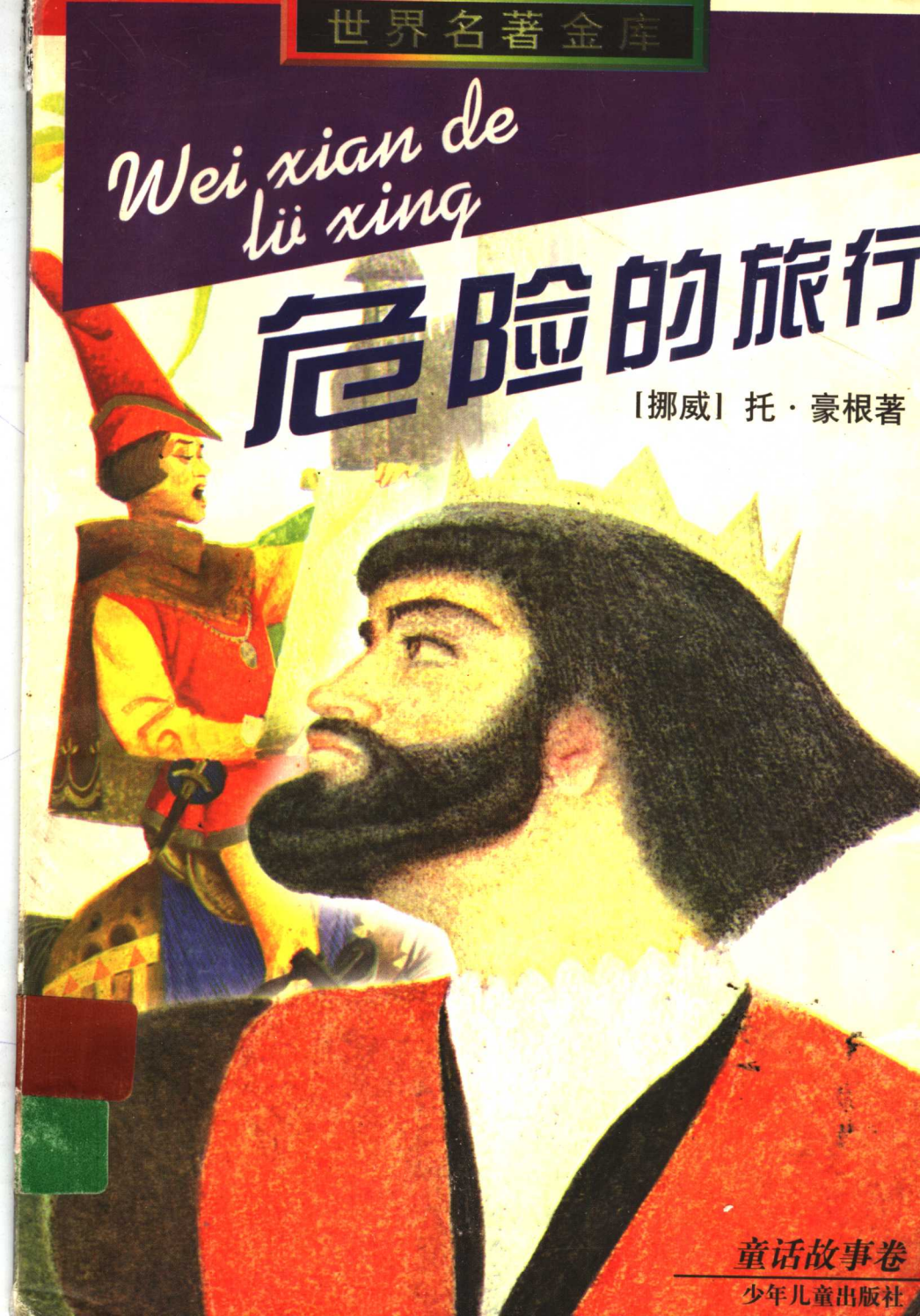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金库

Wei xian de
li xing

危险的旅行

〔挪威〕托·豪根著



童话故事卷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名著金库·童话故事卷

[挪威]托·豪根 著

危险的旅行

李之义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策划 郑开慧

危险的旅行

[挪威]托·豪根 著

李之义 译

卫平贤 插图

陶雪华 装帧

责任编辑 王石安 美术编辑 倪基民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7.5 插页 6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33,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24-2477-4/I·1097(儿) 定价:12.9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6628900×13

总 序

陈伯吹

刚刚落幕的首届上海市图书节，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虽然时值八月流火，占地 6400 平方米的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内，天天人如潮涌。炎炎酷暑挡不住疯也似的购书者，致使空调失效；在短短的十天里，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总销售额达 1100 万元。可见科学发达到了电视电脑时代，读书爱书者仍然大有人在，书籍仍是今天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来源。

少年儿童，正处于学文化长知识的阶段，读书多多益善，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曾有过多少编辑和作家，为孩子们编写出多少作品，至今已无法计数。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学海洋中，大部分作品已被无情的时间老人所淘汰，只有那些闪烁着灿烂的艺术光辉的优秀作品，才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从一个国度走向另一个国度。这些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名著”。这些名著因其对人生、对社会的高度概括力，奇特非凡的想象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以及优美生动的

文学语言，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如痴如醉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是世界各国少年儿童最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读过格林兄弟、安徒生、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不知道明希豪森、匹诺曹、汤姆·沙耶的少年朋友，将来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审美情操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公民。

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儿图书专业出版社，自它建社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曾经集中了包括任溶溶、王石安、李俚民等一批国内优秀的翻译、编辑专家，四十余年中总计编辑出版了不下八百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这是一宗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天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经过认真筛选，选出其中最具有阅读价值且最有代表性的首批五十五种，分作七大卷，以“**世界名著金库**”之总称，统一装帧，全套推出（具体书目见本书书末附录）。这于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是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

前 言

王石安

1990年9月初,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第二十二届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大会,傍晚,在大街一角漂亮的威廉和玛丽大学的大礼堂内,大会把这届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大奖奖给一位儿童文学家。这就是本书的作者挪威作家托尔莫德·豪根。

豪根,1945年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东北特里希尔乡村。他在国立奥斯陆大学毕业后,曾在奥斯陆市的蒙克美术馆工作,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他曾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文学奖,如《夜鸟》、《魔语翠贝林》曾获挪威教育部大臣奖;《少年约吉姆》获挪威文学批评家奖;《消失的一天》获北欧文学候补奖;还有这次荣获的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等。

《危险的旅行》是豪根最新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内容讲某个高山和大海间的王国,国王得悉他的兄弟破盾牌骑

士阴谋杀害他夺取王位，他在阴谋爆发之前秘密逃亡出走。破盾牌骑士为了稳固篡夺的权利，派遣黑骑兵到处搜索国王。国王的儿子塔鲁也受到株连，他被叔父软禁在王宫，迫他说出国王隐匿之地。王子得到堂弟奥利温德尔的帮助，逃出王宫，不久又被黑骑兵在铁匠阿鲁斯家堵截，幸得善良的妇女马莉蓉的救助，逃入深山老林，隐居数十年，王子始终过着惶恐不安的生活，最后又被破盾牌骑士侦得他的踪迹，正要遭到杀害，忽然天下起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破盾牌骑士和他率领的黑骑兵，顿时纷纷溃散。王子塔鲁终于得救。豪根的作品具有独特风格，他以“在不鲜明的成人世界中成长的儿童怀有的恐惧和不安为主题，依靠自己的力量企图解脱儿童柔和的感性，用细腻的文体写出后发表，使用选择的语言写出情感丰富的诗意的作品”。从《危险的旅行》一书中我们也可感到作家的这种特点。

托尔莫德·豪根的作品在国外已被译成十七种语言，但在我国还是首次译成中文，我们要感谢李之义先生为我们觅得他的原本翻译此书，让我国小读者有机会欣赏这位挪威作家的作品。

引 言

它不是我的山庄，但是我还是称它为我的山庄。这样做我有一种安全感。

那里的景色迷人。我无法用文字确切表达我看到的一切和我经历的一切。“迷人”一词是远远不够的。我看到绿波滚滚的平原、辽阔的森林和海洋。我看到一年四季从东向西的变化，在大海上我总是感到我自己变化无常的心态。

我的房子位于山庄的最高处，也是最小的一个。但是我一直认为这栋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足够了，尽管我习惯在我小时候使用好多个房间。真奇怪，我已经不再留恋那巨大的空间。这个唯一的房间是我需要的一切，它以不同于以往王宫里各类房间的形式使我成为我。

晚霞从山后升起。夜穿上拖裙和光环。西沉的太阳还在大海上滚动，但是夜晚已经来临。我点上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点一盏灯比充满花香的夏日的太阳更美丽。在落日与夜晚过渡时刻，我的豆大的灯光散发着温馨。

有一天晚上我坐着，腿上放一摞纸。我一边翻阅一边

整理。我感到我自己在发烧。血液在太阳穴里冲撞，双手打颤，我的眼睛不敢停在我很熟悉的文字上。

纸已经卷了边，角也掉了，皱皱巴巴的，上面有很多污点，有泥的，有水的，有绿色植物的，还有灰尘。但是我把纸弄平，去掉最脏的污点，然后把它们按前后顺序排好。非常奇怪，看不出被我称作日记的这些材料有一个缺页。它永远写不完，但是不能保证这次就能大功告成。

我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地整理、翻阅这些材料，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今天晚上我就从头到尾读它们。

我害怕。我也高兴。

我朝窗子外边看着。夜晚的光环照亮了山庄。大海已经熄灭了金色光芒。山庄静悄悄的。这里的白天忙着劳动，晚上舒适、恬静。人们不时能听到音乐和歌声，但是今天晚上山庄周围的群山却静得吓人。

我已经把材料按前后顺序理好。我把它们放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我趴在灯前。我看到我的影子柔软地在墙上晃动。我似乎听到我勉强能看到的大海迷梦般地咆哮着。我听到风吹过我隐约能看到的森林。

然而不论是大海还是森林，一切都离我很近。我靠近灯，感受到我心的温暖。布满污点的纸闪耀着一束金黄色的光，上面的文字对我的眼睛来说还算清楚。

我读着：



黑衣骑兵的呼喊就像猛禽在我身后拍打着翅膀……

有一个梦伴随我多年。它不是每夜到来，但是相当经常。我骑着一匹白马，梦是由一次野外骑马旅行的幻影组成的。我看到了森林，小路，黑衣骑士，苦难和死亡。

夜里的梦离我那么近。当我骑在马背上向前奔驰的时候，我感觉到树叶碰到我的皮肤，黑衣骑士的呼喊就像猛兽在我身后拍打着翅膀。

我醒来的时候，仍然处在梦境里。我的房子里还有声音。骑士的影子在墙上晃动，一匹马惊恐地嘶叫着。

我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地上。突然感到不能呼吸似的。我听见北风在屋脊边呼呼作响。我磕磕绊绊走出房门，摔倒在刺眼的晨光里，我不得不闭上眼睛。

当我挣扎在沾满露水的青草上时，我听见附近敲打砧铁的声音和很多只脚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很简单，这里没有铁匠铺，我的小房子周围只有青草。

声音就在附近，但是我知道它们来自我的头脑。当我慢慢站起来朝明亮处睁开眼睛时，声音消失了，周围的环境还跟三十年来一样：绿波滚滚的青草，羊肠小道通向那棵长

着巨大树冠的橡树和日夜哼着歌声的小河。声音也是鸟和慢慢吹动的风。

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定要把我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但是说出来还像以往那样有危险：这个梦不是真的梦。它是我曾经亲身经历的，是我不敢再面对的。但是这个梦不断出现，让我重新想起我竭力要忘掉的往事。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必须重新做那次旅行。

我一定要有勇气去做。我一定要有勇气记住。

我认为我在整整三十年当中尽了一切努力，目的是要把那个折磨人的梦从我的躯体和灵魂里放出来。我吃过各种不同的草药，喝过金黄色的花茶，它们会给受折磨的思想送去健忘。我曾经在太阳和月亮之间的时间里进行祈祷，在午夜时分我沉下无底的泉水里。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办法起了作用，但是内心觉得很勉强。是否真有人能找到通向梦的深洞的小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

我的内心总有一种不安。我说过这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种闲不住的天性。天热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很冷，天冷的时候我出汗。我很清楚，这是因为要忘掉那些思想和记忆特别费力造成的。但是我不愿意证实这一点——起码现在还不愿意。

我希望天冷的时候我会觉得冷，天热的时候我应该出汗。我一定要把声音和图象准确地合成一体。我一定要把

各种模糊的幻影还原成一次连贯的旅行。

我想好以后就在我的小房子里不停地徘徊，围着羊圈和那棵橡树转圈。

当黄昏笼罩山谷的时候，我站在房角处看着独角兽在那棵常青的橡树阴影下吃草。有人在橡树上刻了一个“心”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起码我的眼睛看不清。他们能够考察出年代吗？

独角兽不时地来到橡树旁。黄昏的时候它走过来，在夕阳下安静地吃草。银色的月亮在山谷上空升起的时候，它的白色的毛闪耀来自一个旧月亮的光芒，来自另一个时代。

我看这只独角兽已经有三十年。直到今天它才开始看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三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用眼睛互相看。这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目光，我似乎觉得它知道藏在我内心的秘密。

它给了我力量。“你说出来吧，”它的目光说。“你要勇敢，”那双黑眼睛说，直到独角兽让我说出来我才把目光移开。

没有独角兽的目光我不敢坐下把我直到现在也没有与任何人讲过的喜与忧写出来。

我相信我已经认出了橡树下的那匹白马。

我前边真的写成了独角兽吗？

你知道，独角兽只生活在传说里。站在橡树底下的是——一匹白马，我整个一生都认识它。我的内心有一种东西竭

力在说，这不是同一匹马。但是马蹄发出的金黄色火花和马鬃上的银白色我过去看见过，我过去骑过这匹马，那是在山谷变成我的家乡以前的事。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将要继承一个王国的王子。当时我有一个当国王的父亲和一个安息在长着芳香的北极林奈^①花的坟墓底下的母亲。

噢呀，噢呀，我感到一切苦难又回来了。不过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甚至感到一种渴望。同时我也感到害怕。这次旅行不会是一次充满乐趣的旅行，也不会是一次简单、顺利的旅行。特别是当旅行结束的时候，因为在旅行中连最小的幻影也可能不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在凳子与窗子之间徘徊了很多次，而不是用笔写，当我想在外边聚精会神的时候，我就在橡树与羊群之间徘徊。在那些将要写在纸上的文字之间会有很多停顿和间歇。

我不再害怕，不管是因为喜还是因为忧，不管是因为思想还是因为梦境——我相信是这样。

我不再为想到父亲而害怕，他是一个国王，我本来应该继承他的王国。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他在我思想中的形象闭口不谈。

现在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的时刻到了——可能主要是为了我自己，但是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我必须把一个正在消失的时代的事情写下来。

① 林奈(1707—1778)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动植物种、属定义原则的确立者。主要著作有《植物属志》(1737)、《植物种志》(1753)和《瑞典植物志》(1745)。

此时太阳落山的最后时刻降临在姐妹峰背后。天空在晚霞上面燃烧。蓝色的阴影投在青草上。

白马突然不见了。我一点儿也没发现它走了。有一刹那我觉得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门上有一只马掌，是那匹马送给我的。白天它是铁的。夜里它就像从远方星空中掉下来的一块陨石闪光发亮。

我迅速朝漆黑的屋脊看了一眼。我每天晚上都这样做。我仍然在查看附近的黑衣骑士，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那里。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细小的皱纹已经出现在我的脸上。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晚风亲切地抚摸着我的稀疏的头发。

我感到很惬意，因为现在我不再与我竭力想要忘掉的事情做斗争。现在我要记住。我在想映红了秋天的夏末的篝火和翠菊。这是既可以减色也可以增辉的记忆——这要看我的勇敢程度。

事情是从夏季的最后一天开始的。同时也有很多事情结束了。

我想我的故事就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的声音不是歌曲，我的脚下没有柔软、富有弹性的土地。

我差不多还可以在夜梦中走到那里去，但是我不能在那里停留。可能是因为没有勇气。可能是我无力重新面对来自那个时代的快乐，因为它会使我更伤心。

橡树在晚风中沙沙作响。山谷两边一片黑暗。白天过去了。天上的星星亮起来，一个接着一个。月亮还没有升到山谷上空。但是河水在高山与大海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奔流不息。

山谷静悄悄的。我一定要再查看一遍，不过我在树木之间看到的不是黑衣骑兵，那是原野的阴影，它们越来越长，最后与夜晚融为一体。我对于在我周围呆了很长时间的原野仍然不十分信任。

一只夜里活动的鸟儿还把白天留在自己的歌声里，而困倦已经降落在白天活动的动物身上。

我走进房子。

灯芯在桌子上平静地燃烧着。火苗有一只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它企盼着。我对视着。我小声地说“现在”，我的声音以一种奇特的音调填满整个房间。

我准备好了。

我在桌子旁边坐下。凳子很硬，不过它本来就应该硬的。

我抬起笔。羽毛轻轻地碰着我的手背。我由窗子往外看，那里仍然挂着一丝蓝光。

我朝远处的山谷望去。冬天的风暴和春天的大潮从我眼前闪过，还有远方的村庄和绿波滚滚的田野。我看着我认识的人，在这些年里我遇到的人不多。

思想退回到夏季的最后一个夜晚，退回到那一次，当时不少事情都结束了，而绝大多数事情则刚刚开始。我当时

十一岁。

我颤抖着。笔不想写出可以读的文字。我一定要等一下。这种情况会慢慢过去，我会重新开始的。

就在这个晚上父亲对我说：“塔鲁，我的儿子，看着这一切，永远别忘记我。”